新民晚報

夜光杯

如今,我们有很多机 醒过神来,该离开了。 会见识别人的家。租房买 房要看房,直接可以走进 人家的卧室里面。旅行在 外住民宿,早上起来在人家 的餐桌上吃煎蛋, 离去时 交还—把家门钥匙就行。

可我们还是想回到自 己曾经的家, 住过 的屋宅。我母亲与 姨妈们把臂同游的 一个固定路线是: 先坐地铁(以前是 坐公交车) 到淮海 中路陕西南路,步 行至陕南邨某号,默默凝 视这栋沪上著名公寓的某 个转角上的窗台-一那是 她们曾经的家,恍若一个 一分钟的仪式,与昔日顾 盼于窗前的酡颊少女交换 一些对生活的新看法。 接着便转身离开, 回到淮 海路, 去"哈尔滨食品厂 买点心, 去妇女儿童商店 试衣服,继续回到各自现 在的家……

人人都有自己最珍爱 的瞬间。我不由也想起我 曾经住过的那些家: 小学 前,住在可以望得见长江 支流的一个六楼的小家, 阳台上开满月季花,我蹲 在花旁专注地往下看,从 犹如过江之鲫般骑着自 行车下班的女性中准确 地找出那一个,大喊一声 "妈妈!"上小学后,搬进 窗前栽种着大叶

芭蕉的一楼的家. 秋凉夜雨打芭蕉, 躺在竹篾席上摊 手摊脚 含最后-

点不会感冒的凉意入睡。

过了若干年, 偶有机 会回访。 一个简单的事实 是:那不再是你的家。在柏 油马路牙子上, 抬头看六 楼的家,找那个阳台,看到 被人家封了起来,又发现 无数楼拔地而起, 猜想在 那屋子里再也听不见江 声。或者是,潜入家属宅 院,寻找一楼的家,敏感地 发现窗框刷了别的颜色, 接着房间里开了灯,影影 绰绰有人说话走动……你 点剩下的最后零钱,"住"

吴

越

生很长,可能会有 好几个家。有的虽然易主, 但毕竟墙檐依旧可凭,有 的风流云散, 再也无迹可 循。国庆长假前,美女同事 突然决定买高铁票回老家 看一看即将被拆除的祖

> 屋。她从小是祖父 祖母带大,感情至 深,还有那赣南乡 间的秀美风土,老 屋庭院里的柿子 树和板栗树,以及 栖息在树上的无

数只叽叽喳喳的鸟儿,常 常以各种情形入梦来,演 化为回望童年的漫长目 光。几年前,祖父去世,而 后不久,祖母去世。美女同 事非常不安,她问:我以后 还能回哪里去寻找往日时 光?我说:你只有多拍些照 片, 和自己的脑子一起努 力,把记忆留得深刻些。

最后想讲一个关于家 的小故事。2007年,日本 喜剧演员的田村裕出了-本名为《无家可归的中学 生》的小书,书打开第一行 字就是"没有家了"。时间 回到 1992 年 7 月某一个 炎热的傍晚, 日本大阪吹 田市一个 13 岁的男孩参 加完初二第一学期毕业典 礼回到家, 发现家具被搬 到家门外走道上,父亲以 旅游巴士导游介绍风景名



我知道今后将会十分辛 苦,但是请各自努力继续 活下去……解散!"解-散? 就是每次远足后老师 会说的那句解散吗? 十几 年后,田村裕还是无法理 解父亲怎么说得出这样的 话,并目说完就"三步并作 两步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扔下了兄妹三人。倔强、不 想给人添麻烦的小男孩, 相信自己能够在家以外的 地方生存下去,他带着-

十日谈征文启事

1 1

407

杜布 。每一座建筑都是一首诗,都是一本打开的历史典 籍。它记录下美,记录下以往的人与事,值得我们重温。 在第三届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即将启动之际,我们向 读者征集一组"可阅读的建筑"。无论您与一座历史建筑 是故交还是新知,只要有"阅读心得",都可以写下征文。 来稿限 1200 字,第一人称,邮箱:shijl@xmwb.com.cn。

江风海韵,花团锦簇。

夜幕降临,我和同为戏迷的妻子喜滋滋 地来到宝山文化馆大剧场,尽情欣赏由上海 滑稽剧团奉献的大型滑稽戏《乌鸦与麻雀》 时,看着看着,不禁为上海本地艺术家的精 彩演出拍手叫好。作为出生在宝山的老戏 迷,想到自己不出宝山,就能在家门口欣赏 到这样一部原汁原味的上海风味滑稽

戏,我不禁感慨万千— -那地道的"上 海闲话",那辛辣的弄堂故事,那重金打 造的全新舞台背景,着实让吾辈戏迷过 足了戏瘾。剧场内高潮迭起,掌声不绝。 看得出来,现场的宝山戏迷朋友和我们

样,感谢"宝山大剧荟"第三季的经典演出 带来的无限精彩,打心眼里为政府把戏迷们 挚爱的"大世界"搬到自家门口点赞称誉。

我常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当自己退休赋 闲之年,尚能了却儿时对上海"大世界"那种 特有的怀旧思恋之愿。我清楚地记得,两年 之前,家乡宝山通过引进一批高质量、高品 位目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 作,让寻常百姓在家门口尽享经典戏剧文

文化条项·醍醐

胡中行诗文 孙绍波 图 身无羽翼觅天书,归藏连山满壁橱。

待到用时昏不解.方知蒙学是醍醐 好读书,好事也。然读法至关要紧。某友嗜书,坟典

满壁,佛道盈箧。又极勤奋,夜夜苦读。然与人论及书中 之义,则茫然不知所云。考其所以然者,乃失之无序。读 因明而不通逻辑,究周易而不知干支。好高骛远,华而 无实,读书虽多,无以致用也。余劝曰:君于国学,犹童 蒙耳。故对君而言,十三经不如三字经也。



进了公园的滑滑梯里,乞 讨、捡食,甚至吃草,足足 撑了一个多月, 才被朋友 发现,接纳到朋友家中寄 住,最终,三兄妹再度团聚 干好心人为他们付租金的 小屋, 并各自闯出一片天 出 200 多万册。

许多人由此发现了 家"的真谛:只要珍惜人 世间相亲相聚的缘分 "家"是不会失去的,那些 存在和已经不存了的、过 去的家,最后都重叠在了

秋高气爽,漫步新闸 路,泰兴路处早已不见曾 经人满为患的鹤年中药 房,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 住宅楼,记忆瞬间把我带 回年少时,当年这里是沪 上著名的蟋蟀市场。我还 在此幸运地收获一条"蝴 蝶项"

且说我少时除四处 逮蟋蟀外,也经常去新闸 路蟋蟀市场觅宝。当时, 绝大部分"虫迷"在较好 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玩 虫、卖虫均讲诚信,尤其 是一些设摊的农民, 更不 会卖"贰先生"(指斗输过 的虫),而是提供从郊外新 鲜出笼的蟋蟀。

化,于是"宝山大剧荟"应运而生。说真的,在

台名家演出的精彩剧目, 着实讨足了戏

过去的两年里,我和妻子隔三差五就能看上

瘾。一部由政府沪剧名家华零扫纲主演,在

国内屡获大奖的宝山原创沪剧《挑山女

人》,广受好评,作为老戏迷的我在催人泪

下的精彩剧情中深感震撼,深受教育。越剧

泰门"的百姓"大世界

《梁山伯与祝英台》当属百看不厌的经典骨

子老戏,剧情唱词都耳熟能详,我闲暇时常

堂低声吟唱几段。 可当我和妻子再次观赏

由方亚芬等名家演出的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时,委婉动听的袁派交织着醇厚高亢

的范派,不时把剧情推向一个个高潮,骨子

老戏依然那样动人心魄,催人泪下。越剧新

编历史剧《甄嬛》是连本大戏,云集了钱慧

丽、陈颖等众多沪上越坛名家,堪称豪华明

看京戏

任溶溶

看京戏《胭脂宝褶》, 里面那个具官是个驼子, 走路瘸脚, 可是一拿起马 鰤、走路就健步如飞,这表 明是马走路健步如飞,而 不是具官在走路, 直是太 合乎情理了。这说明京戏 是安排得很好的。假使演 员拿着马鞭走路仍一瘸一 瘸,那就是马走路一瘸一 瘸,而不是他人走路一瘸

那天黄昏, 一精瘦的农 民拖着装满蟋 蟀筒的袋子,仅 须两分钱便可

不知,全凭"虫客"运气也。 我和老宝七八个小"电迷 - 窝蜂上去摸彩, 我以卖 蟋蟀草得到的4分钱,摸 出两只蟋蟀筒。

归家后将虫倒入盆 中,但见一大一小,那条大 虫双枪双须,令我不胜欣 喜,庆幸捡到了便宜货;而 那条小虫却精神萎顿,青 紫的翅膀裹着尖尖的屁 股,颇为扫兴。当晚喂水喂 饭,让虫儿休养生息,然半

摸彩摸到"蝴蝶项

秦维宪

摸彩一次,大小不论、强弱 夜只闻大虫鸣叫,难道那 小虫是哑壳子?

> 翌日上午,小"中洣" 纷纷捧出昨天摸彩摸来的 虫儿,在大天井里摆开了 战场。我的大虫与邻居的 一条"红牙青"对阵,大虫 被咬得落荒而逃,原来大 虫乃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邻居仰天大笑,指着我的 大虫说:"憨大,买了一条 贰先生'!"我闻言涨红 了脸, 斗胆派出小虫迎 战。其时,小"虫迷"围成

眼福耳福,上下本连着两天观赏,使戏迷大 呼讨瘾。大型多媒体皮影戏《花木兰》的演 出,现代和传统表演手段完美结合,着实使 我们开了眼界。

星版的演出阵容,真让宝山的观众大饱了

"宝山大剧荟"间世以来,宝山城乡各大 剧场相继有京剧、昆剧、越剧、沪剧、黄梅戏、

话剧、京昆演音会、皮影戏、歌剧、儿童 剧、淮剧、滑稽戏、芭蕾舞等剧种剧团 轮番演出,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一时间,这个无限扩大了的百姓"大世

界",让十余万宝山市民特别是有着浓

郁戏剧情结的我们,尽情观赏国内顶 级名家名曲,名剧名段,不出宝山就能过足 戏瘾,真是睡在梦里也要笑出声。我作为曾 经的宝山文化老兵多少次从内心为这张与 时俱进的城市名片点上一百个赞!

十日谈

百姓新曲 青编,刘芳,史佳林

书法大家胡问遂以 其书学精神、人格修养 影响着后辈文人。明起 刊登一组纪念文章。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今夏以95岁高 龄与世长辞。他的音乐创作生涯大致可 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主要创作 了脍炙人口, 传遍全国的《唱专山歌给党 听》《接过雷锋的枪》等歌曲;后期则是在 十年浩劫结束后,将创作重心转向交响 乐领域 谱写了交响组曲《黔岭麦描》 交 响音诗《纳西一奇》、十部交响曲、唢呐协 奉曲《天乐》等一大批融西方现代作曲技 法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于一体的优秀的 交响乐作品。在他的音乐生涯中

有多位对他的艺术道路产生过重 要影响的"贵人",《朱践耳创作回 忆录》对此有生动真切的记述。

践

的

朱践耳 1945 年 8 月前往苏 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前线剧团。 从 1947 年 2 月到 1949 年 11 月. 他当了两年多的华东军区文工团 军乐队队长兼指挥。受解放军莱 芜战役大捷的鼓舞,朱践耳创作 了歌曲《打得好》,很快就在解放 区军民中传唱开来 然而 他也有 烦恼,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善言 辞,行政管理非己所长,军乐队队 长的工作并不适合他。干是,他向

自己的上级、文工团教导员李淦提出,希 望能调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作曲。李淦 表示理解,但因为济南城刚解放,收容了 一批俘虏的军乐队员,工作繁忙,所以暂 时还要他留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华东 军区文工团撤销,大部分人转业到上海 电影制片厂的各部门, 朱践耳也进入上 海电影制片厂音乐组担任专业作曲。他 明白李淦兑现了承诺,虽然李淦留在山 东,并未南下,但他为朱践耳的前途着 想,协调安排了符合他本人意愿和特长 的工作。朱践耳十分感激。

如果说李淦是朱践耳音乐生涯中的 一个"贵人",那么著名作曲家、《新四 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十德就是朱践耳的 第二个"贵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朱践耳 为电影《大地重光》《海上风暴》写了配 乐;1952年,他被调往北京的电影厂,第 二年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配 乐,其中的一段管弦乐曲《翻身的日子》, 朱践耳写得欢快流畅,民族风味浓郁,深 受听众喜爱,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 作"对农村广播"的片头曲,成了他的保

留作品。但他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为新 闻纪录片配乐, 他并未受过专业作曲训 练,视野受限,感到自己乐思枯竭,写不 出东西来了。就在他面临严重创作危机 之时,1954年国家公派前苏联留学生的 选拔工作开始了,朱践耳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列在了留苏音乐类学生的七人候 选名单上。当时并无个人出国留学的途 径,唯一渠道是由国家机关层层向上级 申报,批准后再选派。留学前苏联的音

三人;1954年第二批初选七人, 经过考试,有五人入选,朱践耳荣 幸地成了其中的一员,1955年前 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深造作曲专业, 五年后毕业,为 他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交响 乐作曲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 蔚 隔二十多年,朱践耳才得知,当 年将他列入留苏学生名单的,是 《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 时任文 化部由影局音乐外外长的何十 德。何十德竭力为电影系统争取 到了几个留苏名额,而且在提名 时大公无私,唯才是举,这让朱

乐类学生,1953年全国第一批仅

践耳异常敬佩,感念终身。 1990年,朱践耳为竹笛与22件弦 乐器写的《第四交响曲》一举夺得第15 届瑞士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 奖。这部交响曲形式新颖,融入了对现实 的深邃思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 解。由于交稿时间紧张,指挥张国勇、上 海交响乐团的弦乐组、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的录音室通力合作,热情支持,仅用一 天时间,从排练到录音,优质高效,一 呵成, 使朱践耳在比赛最后期限内将作 品录音寄到了瑞士。排练和录音当天,演 奉员们同时还有一项商业性录音,报酬 大大高于电台,但各声部首席都带头到 电台录音来了。电台录音师钱淑英和编 辑沈薇得知这是朱践耳要拿去参加国际 比赛的作品时,马上表示:"一定要用最 好的录音带、最好的录音质量来制作,这 是代表我们国家的!"这些都让朱践耳十 分感动,当时正是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萧条 冷寂之时,但大家却能热诚支持严肃音乐 的创作,让朱践耳倍感慰藉和温暖,也从 中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圈, 都预言我 一口一条,节节败退…… 的小虫是鸡蛋碰 那么,这条小虫何以

如此英勇善战呢? 我手捧

少顷,双方 虫儿入盆,"红牙 爱将, 请弄堂口我的玩虫 启蒙老师、卖香烟老头鉴 青"乘胜进击,双须挥动 别,老太爷扶下老花眼镜, 如电闪雷鸣,杀气腾腾直 几乎贴盆细看良久, 才拍 奔小中: 我的小中如同穷 拍我的脑壳, 颤声道:"小 乡僻壤的流浪儿, 蜷缩在 鬼头,这是一条'蝴蝶项', 盆边,甚至微微颤抖。然 在《虫谱》里属于大将之 而,奇迹发生了,大过小虫 列,非常罕见,有万夫不当 之勇啊!"接着,他闭目轻 半个头颅的"红牙青"双须 刚触到小虫, 小虫突然发 轻叹曰:"老实说,我玩了 威,双须往盆底一扫,颇似 一辈子虫,也没养到这种 将军哟。"老太爷又教我看 毒蛇蔓游,以迅雷不及掩 小虫的项, 也即其头颅与 耳之势,冲到"红牙青"面 前,狠狠地咬住其马门,但 身躯连接处,果然呈现-闻"咔嚓"一声,"红牙青" 只小蝴蝶也! 牙齿撬歪,在盆里团团转。 邻居双眼发育,气得将"红

思绪拉回新闸路,如 今这里住户里, 不知有没 有当年喜欢逛蟋蟀市场、 喜欢玩中的小伙伴呢?

今年的这株柿树比之去 年稀疏了些,柿叶已有些泛 7年 红,风吹过,质朴的沙沙声, 错落入耳,有几分动听。

牙青"一脚踩扁,又派出两

条大虫, 结果还是被小虫

或许这样一株柿树不应

石头,必输无疑。

玉珍珑

该生于庭院,而应该长于旷野。记得有一次进山,赶在 荒寒料峭的深秋,山中别无长物,除了那一株株的柿 树, 家家农舍前都有一株柿树, 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柿 子,经了霜的柿子色泽愈觉秾艳馥郁,在秋日天空下, 白云红柿宁静辽远,整个山村一派静谧安然。越往山里 走,越觉荒疏散淡,整座山上衰草寒烟,天地之间俱是 一片苍茫,忽然有人惊呼,原来峭壁之上有一株遒劲的 老柿凛然而立,树叶全部凋尽,唯有那一抹动人而孤独 的橙红在秋山上摇曳,既温暖可触,又遥不可及,在那 满目的荒凉寂寥中,它成为唯一的明媚。



3 22 3